

medical / October 24, 2009 12:59AM

[Ellen West and Ludwig Binswanger](#)

今天參與了一場非常好的對談，對談的引言人是一位讀哲學的精神科R2醫師。對談的楔子從Ludwig Binswanger與他著名的案主Ellen West引發。Ellen West是一位有自殺傾向的的神經性厭食症 (anorexia nervosa) 患者，Ludwig Binswanger是他的精神科醫師，Ludwig Binswanger為Ellen West紀錄了非常完整的病歷/個人史，其中包含了她的私密日記與詩篇，這份紀錄也成為最著名的存在主義精神分析 (existential analysis) 典範。

令人震撼的是故事的結局，經由醫師與案主共同進行的存在分析對案主豐富的生命史的理解，Ludwig Binswanger與其他兩位醫師做了一個決定，他們讓有嚴重自殺傾向的Ellen West出院，而Ellen West在出院後的第三天果真自殺身亡。三位醫師很明白結局必然這樣，他們決定不用任何手段去延遲Ellen West自殺行為的發生以讓她有更多思慮的空間，因為他們透過進入Ellen West的生命脈絡這樣的empathy，他們認識到這是Ellen West最好的歸宿。Ellen West的自殺，是她生命最隆重的謝幕。

當然，如同安樂死一樣，這樣的決定在我們的對談間引發諸多討論；另外，也有人對於如同Ludwig Binswanger的這份病歷感到詫異與生氣，認為其行文何以能冷酷至此，又整份病歷背後是否是一種窺私慾的作祟等等，因而不能接受這樣的一種紀錄。對談的引言人回應得好，他說，病歷在現今的台灣醫院裡，是一種為服膺健保規範、且為證明醫師已經善盡職責的證據，但是病歷的意義，若回溯到其原初，病歷是當一位醫師認為他的病人已經無救了，才會鉅細靡遺、不帶主觀意見與感情地記錄下來，為的是指導其後輩，換言之是為整個醫學、為人類而做的紀錄；此外，這位醫師也分享了他的想法，他說，在與病患相處、溝通當中，其實常常會有許多很美感動，這樣冷酷的紀錄，是想不破壞原始肌理，原封不動地交給下一手。窺私，是屬於八卦週刊作者的，Ludwig Binswanger的紀錄動機，應該不一樣。

我從小和患有精神分裂的母親獨處在封閉的家庭當中，當母親因遺傳性的糖尿病越來越嚴重，我要強迫母親面對醫療或者不要的判斷焦慮就越發嚴重。這種抉擇，不下於Binswanger決定要不要讓Ellen West出院。長期的相處，且刻意地進入母親的生命脈絡，某種程度上，我能領會母親為何要按照某種生活型態生活，但是她的生活型態對她自身來說是招致自我毀滅的。你要讓現代去馴化她，她便失去幸福，但是會讓身體健康些、活得長久些；你若讓她自由自在，她身體就會出問題，身體健康出了問題，她也不會幸福。就在這樣的焦慮中，拖著拖著，直到另一個變故發生，才被強迫讓醫院去證實母親的生、心理問題。在那之後，並沒有什麼改善，你把再完整的對她生命脈絡的掌握與醫生分享，醫生只會把它全部搞丟，然後一樣去試他的藥、調他的藥。她該被治療呢？還是該按照她的生命圖像生活？決定沒有變得更容易作，就只能像走鋼索一樣盡量保持平衡。但是你面對的世界，不會理解這種平衡，也不會理解為何要保持這種平衡，要不就是100%地質問你，為何不讓她接受治療？要不就是100%地質問你，為何要這樣讓醫院虐待你媽？要不就是讓你得花上其他人兩倍、三倍、甚至數百倍的力氣去完成同樣的任何一件簡單的、照顧父母的事情，然後其他人不會瞭解你為何要活得那麼累。其實，上述的諸多見解，不論哪一個，「人」都是缺席的，「生命」都是缺席的。沒有「尊重」，愛沒有「層次」，沒有「風格」，說不出的真實樣貌，似乎僅在於鋼索上的恐怖平衡，還有人與人之間變動不已的互動。這種在恐怖當中的感動與美好，誰又能欣賞呢？

Edited 5 time(s). Last edit at 10/24/2009 01:19AM by medical.
